

前一夜,他妈妈还微信我“手术顺利,生命体征正常”,怎么会次日夜就走了呢?朱俭是上月19日傍晚被送到华山医院急诊,大夫诊断脑溢血,马上手术。救英才全力以赴,千方百计,结果我在他术后第五天去重症监护室看望,他从头顶心到手、脚都插了管子,胸脯轻轻起伏,就像熟睡,医生说是呼吸机在帮他呼吸。“阿兔、阿兔”,我轻轻唤他,他不响。也许是陷入深度睡眠。

他有点累了。上月13日,我邀请部分艺术家体验浦东开发35周年文化建设的新成就。朱俭告诉我,不能参加,他要随文联组织的一个团,去澳门参加艺术交流活动,13日晚上回上海。后来看到他参加沪剧院迎“七一”举办的“唱支山歌给党听”演唱会的新闻发布会,并演唱了几句。19



幽兰 (书法) 钱建忠

周末难得天气晴好又有闲暇,一大早就我赶去福佑商厦,还有隔壁的藏宝楼,这里周末的旧书市集人气很旺。挨个书摊逡巡,不经意间就发现一本好书:《百位名家谈读书——〈新民晚报·读书乐〉1000期精选本》,曹文主编,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翻开书的扉页,发现与众不同之处。一行娟秀的小字写的是:“嘉嘉:至乐莫如读书。”落款是“外公”。在题词左边还贴着一张邮票大小的剪报——书法家钱东先生的作品“少时饱经磨砺,老来何畏风霜”。那苍劲有力、神采飞扬的毛笔字,瞬间抓住了我的目光。这张剪报和赠言相映成趣。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老外公面对小外孙谆谆教诲的温暖画面。很喜欢这本承载着祖孙情意的旧书,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。

回到家,独坐书房,看着满架的藏书,不禁想起,在书页上贴着剪报的旧书,我已经不是第一回遇见了。比如,《施蛰存七十年文选》,精装本厚厚的一册,是我参加工作不久在旧书店淘得的。书的前封页上贴着一张施蛰存先生获颁上海市“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”通讯报道的剪报,那鲜亮的铅印文字,诉说着施先生的卓越成就。在书的末页还贴着一张剪报,是2003年11月19日施蛰存先生逝世当日的新闻报道,介绍了先生的生平。可以想见,这本书的原主人也是一位敬重施蛰存的爱书人。每当我翻开这本书,都会有一种如遇知音的感觉,虽然素未谋面,但通过这些剪报,我似乎能感应到他对书籍、对文学的热爱,我们身处不同的时空,因着共同的阅读喜好,产生了奇妙的共鸣。

对于这些旧书里的剪报,我是不会把它们揭下来的。在我眼中,它们就像是旧书的灵魂伴侣,与书融为一体,构成了一个美好的组合,套用一句时髦的话,这二者就是珠联璧合的“旧书搭子”。书是旧书,报也是旧报,都凝结着岁月的痕迹。剪报的内容或是关于书作者的生平小传,或是与书中主题相关的注释解读,成为书的延展和补充,无形中拓宽了阅读的边界,原本单一的书箱,因为有了这些剪报,变得更加丰富

此夜姮娥应断肠——追忆沪剧演员朱俭

烁 渊

日那天下午,他在院里帮青年演员排戏,傍晚突然发病。他在重症监护室足足三十多天。院方规定家属探视,两天一次20分钟。可怜他妈妈,只要走进监护室,就要“阿兔、阿兔”不停地叫,不断跟他说哪些领导、亲朋好友都在关心他,还要说说家事、往事,就像一位母亲对远航归来的儿子推心置腹,无尽倾诉。然而,儿子终究没有返航,去了天边的港湾,或许是去排练一出新戏了。

他太年轻了,才50岁。人生已经成熟,艺术炉火纯青。可是,他走了。我与她妈妈海英认识四十多年了。那时为了创作儿童文艺作品,我到南市区学前街幼儿园体验生活。海英是全国模范教师,她班上的孩子被谢晋导演借去参与电影《啊,摇篮》的拍摄。母亲是儿童艺术教育的专家,儿子从艺是必然,而进入沪剧界,纯属偶然。

阿兔小学六年级的时候,那一天全家一起吃晚饭,妈妈拿了一张当天的新民晚报,问阿兔:“沪剧唱吧?”晚报上有丁是娥释放招聘信息的文

章。第二天,母子赶到了沪剧院考场,初试已经结束。正巧碰上丁院长:“你们怎么不进考场?”“我们没有准考证,只有一张新民晚报。”妈妈说。丁院长看了一眼阿兔,点点头,好像对他的形象表示满意。就这样,母子进了复试的考场,被录取了。妈妈说,新民晚报是阿兔考进戏校的“准考证”。也是缘分。

我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的时候,去戏校沪剧班看望他,希望他刻苦学习,将来成为一位优秀的艺术家。他



进沪剧院以后,排练演出忙,见面不多。凡他要去参加市里或文旅部组织的学习、交流活动,发言稿总要我看看,改几句。以前他叫我“爷叔”,后来改口“朱老师”。我很喜欢他,他在《邓世昌》《胭脂扣》《一号机密》等几出戏里的出色表演,唱做俱佳。高超的演技,无不是出自演员对艺术追求的纯粹。在他看来,戏比天大,也比命大。听说他在排练《雷雨》的时候,一个出场,要练35遍。这几年,我们一起交流的机会

立体。

如今,我也不自觉地养成了在书里贴剪报的习惯。2016年杨绛先生去世时,我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读到许多怀念她的文章。我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剪下来,可是思来想去,放哪儿都不合适。转念一想,干脆贴在杨绛先生的文集里。《我们仨》《将饮茶》《写在人生边上》,每一本书的前书后都贴上了。闲暇时,当我再次翻开书,那些剪报就像是杨绛先生百年人生的另一种注脚,让我对她的思想和情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前不久,作家琼瑶去世,我同样把在报纸上读到的关于她的文章——剪下,来到《在水一方》这本书里,那还是我上中学时淘到的一本旧书,泛黄的书页记录着少年时代的阅读记忆,搭配散发油墨香和手工痕迹的剪报,成为一个充满故事和温度的文化载体,每一次翻阅,都让我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慰藉。

逝去的家父享年93岁,他生命的最后几年,生活质量还是不错的。家父唯一的愿望,是出一回国门,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我联系了一个导游,打算带着父亲跟团游,商量下来,家里人还是不放心,终未成行。这是父亲的遗憾,也是我的遗憾。去年仲春时节,我带着93岁的老母亲来到东京,住民宿,游箱根,看樱花,以弥补我心中的缺憾。对老母而言,能在鲇背之年乘飞机出国游,实在是一件能让她开心很久的事情,尤其是在老邻居老同学面前。

筹划东京之行时,我和亲戚都担心,93岁的老人,无法走太多的路。问老母,她豪迈地说:“我走得动的。”后面拖了一句:“如果走的辰光勿长。”直觉告诉我,保险起见,必须全程有轮椅。为此,在东京的亲戚,为老母全程预订了轮椅服务。

到了虹桥机场,我领着老母准备值机,航空公司的小姐姐手持名单,主动上前询问:“这位女士是不是叫赵秀娥?”说话间,过来一位推着轮椅的男士。我们过安检,登机,

多了一些,无论是午餐还是晚餐,他都坐在餐桌边上,谈笑风生,有时候唱一段,却不见他吃什么饭菜,有时候是一杯茶;在他家的时候,偶见他喝点红葡萄酒。他说上台要保持身材,所以严格“管住嘴”。

当上市政协委员以后,他不仅多次在不同的场合,呼吁推广沪语童谣,还写了好几份提案。直至前月我们在徐汇西岸小聚,他还念叨此事。他告诉我,已和徐俊商量过,要做一个童谣专场,他还准备找两个幼儿园做推广实验。我问他,演出与社会活动这么忙,还有精力做这件事吗?他说这件事一定要做,上海海纳百川,但是本土文化一定要守护,要

传承,从娃娃开始做起。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,也可见这位艺术家的情怀。

“阿兔”是朱俭的小名。我喜欢叫他小名,不仅因为熟悉,更蕴含赞美。白兔有清纯、善良、和美之象征。朱俭非常善良,父亲已经离世,虽有一哥哥,但与母亲一起生活的是阿兔。他单身,与母亲相依为命,他对88岁的劳模母亲敬重又孝顺。就在他发病前一天,还在网上点了母亲喜欢的食品。只是快递到家的时候,点单者正在接受抢救。

阿兔待朋友似亲人,倾心倾情。前年秋,一众搞创作的朋友应邀在他家畅聊之后吃晚餐,连他与他妈妈在内11位,而一条长方形桌子四周只有10只座位,还少一只,大家提出从客厅里搬一只凳子过来“轧一轧”,被阿兔阻止。他说他不坐的,是“跑堂”。好像真的也需要。

这顿晚餐,不是舞台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进客舱,一路上颇受照顾。服务台的小姐姐还把我们的座位向前移了二十排,十分宽敞。

到了羽田机场,又有人推着轮椅等在飞机客舱的出口处。通道很长,等行李也等了很久,闲聊间,我得知,推轮椅的帅哥是个韩国人。

接下来,我们在东京市内游玩,老母也是轮椅代步。这部轮椅,是亲戚向她家所在地的社区服务中心借的。我赞叹社区服务周到,她解释道:“我们交的税比其他区高不少。”

后来,亲戚载我们到景区箱根观光,在民宿放下行李,第一件事,就是步行到民宿附近的社区服务中心,取预订的轮椅。有趣的是,这部轮椅缺了安全带,我灵机一动,拿老母的涤纶长围巾顶上。和轮椅一起拿到的,还有适合坐轮椅者的旅游路线。

在箱根,我们推着老母坐上往

前些日子,得杨艺作陪,去了一趟石塘的小簪村。这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小渔村,藏在山海之间,房子依山而建,高高低低、错落有致。山下便是渔港,泊着几艘渔船,随浪轻轻摇晃。比起周遭的其他岛屿,它面积最小,故而唤作小簪。

前几年,为了发展旅游,村里面海的房屋都刷上了颜色。赤橙黄绿青蓝紫,高饱和度的色彩,带着股海边独有的热辣劲儿,远远望去,倒像是孩童随意垒起的彩色积木。我好奇不过,问杨艺是哪位艺术家的妙笔?他开玩笑道:“怕是卖油漆的人随性而为,把卖剩的油漆一股脑儿泼到墙上!”听得我忍俊不禁。

小簪村不大,慢悠悠走上一圈,一二十分钟也就够了。村口飘着各种吃食的香气,山粉圆软糯,泡虾酥脆,炒豆面喷香,梅花糕香甜,都是渔村的老味道。阳光猛烈处,还晒着各种鱼鲞,带鱼鲞、黄鱼鲞、马鲛鱼鲞,阳光一照,在地上投下各种鱼鲞的形状。

在观景平台歇脚时,我瞧见边上有家小店,卖文创和冰淇淋。来的时候正逢修路,车子停在远处。杨艺带着我七绕八拐,穿过一个长长的隧道,才走到村口,走得是口干舌燥,于是买了两支冰淇淋解渴,又瞧见玻璃柜里摆着鱿鱼干、虾干、墨鱼嘴之类的海味零食,忍不住又下单。这墨鱼嘴,弹珠大小,小小的、黑黢黢的角质喙,包裹在一团柔软的肉身里,煮煮后,变得紧实入味,弹牙筋道,嚼了几颗,咸鲜的滋味立马在嘴里散开。

墨鱼是我家饭桌上的常客。在家处理墨鱼,总要抠出盾牌似的墨鱼骨,挖出弹珠般的角质喙,扔到一边。渔家却把它废物利用,变身成海味零食。这一包

上那种一堂景到底的无场次“演出”,而是有好几个“场次”,也就是送上一道,吃完“迁场”,再来一道,既保证每道的滋味都尝到,又始终保持桌面干净。这里有一种高明、巧妙的待客之道。而哪一道先上,哪一道后上,“序幕”与“尾声”,都有“精心构思”,不断给人惊喜。席间,大家笑称他有“导演功力”。

写到此,我控制不住了,泪珠盈眶。因为我又看见他了,笑嘻嘻地在我身边,问我:“朱老师,还要几只馄饨吗?”这样的家宴,我从未见过。他妈妈悄悄告诉我,阿兔上个星期开始准备,到处去寻最大的蟹……这顿晚餐结束以后,他每位准备了一份小礼品,表示感谢大家光临。其实,相互都很熟悉,不需要这样的讲究。但是,阿兔就是这样

墨鱼嘴,生前怕是够凑成个“墨鱼兵团”。

墨鱼这厮,平素总背着个乌黑的墨袋,像是个迂腐的老夫子,古人打趣它是海神办白事的跟班,或是河伯的小喽啰。宝岛台湾人管大墨鱼叫“花枝”,我瞧来瞧去,也没看出它哪儿花枝招展了。台湾还有花枝丸,就是墨鱼做的鱼丸。

清明前后,墨鱼旺发。老辈人常说:“清明又加三月节,墨鱼多得无处叠。”到了谷雨,更是乌泱泱一片,所以又有“清明论个,谷雨论担”的说法。过去,墨鱼多,鱼汛能一直持续到六月上旬的芒种。墨鱼爱把卵产在礁岩、海藻、随波逐流的木条上,一团团、一串串,像葡萄串。渔民站在岸边礁石上,伸手就能捕捉到墨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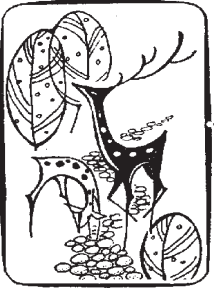
墨鱼肥美,体形宽厚,红烧、白灼、咸腌、晒鲞,怎么做都好吃。海边人家的原汁墨鱼、红烧墨鱼、墨鱼鲞炖排骨,哪一样不是“硬菜”?夏天的墨鱼双蒸蛋,咸鲜开胃,是塞饭榔头。这墨鱼双,是雌性乌贼的缠卵腺,椭圆形,裹着层半透明的薄膜,用盐腌渍。蒸时洗净,下饭极好。墨鱼粉身碎骨后,还能做成鱼丸、鱼羹、鱼饼。对墨鱼,老家人物尽其用,就连黑乎乎的墨汁也不放过,做成墨汁面条、墨汁流沙包、墨汁炒饭。而小小的墨鱼嘴,拿来爆炒、卤煮、烧烤,做成小菜或零食。

夏天的傍晚,沪杭弄堂里,爷叔拿毛豆、花生、螺蛳下酒,海边渔村,渔家汉子则来上几盘葱油海瓜子、鲜蛭、红绿头虾,再来一把墨鱼嘴,有了这些鲜美的喝酒搭子,酒能多喝好几杯。

午时桩

邓 名

钵韵转悠扬,
抱元游大荒。
悦祥连阵起,
胸臆自舒张。
大气抬双臂,
登仙羽化乡。
空灵臻妙境,
桩中日华长。



夜光杯

候。回国那天,亲戚把我们送到羽田机场,一路上又是航空公司的全程轮椅服务。

此次出国观光,老母前前后后坐了七辆免费轮椅。虹桥机场两辆(去、回各一)、羽田机场两辆(去、回各一)、亲戚家所在地的社区服务中心一辆、箱根社区服务中心一辆、游船售票处一辆。

免费轮椅,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,是无忧出行的保障;于社区而言,是对居民的温馨回馈;于航空公司和景区而言,是对特殊群体的关怀,也是吸引客人的亮点。

倘若没有轮椅可坐,老母亲的日本游很可能会取消。一部小小的轮椅,承载起的,是鲇背老人的快乐,是小辈的孝心,亦是经济繁荣的脚步、文明进步的荣景。

我们静静地
在车里等待,
每个人心里都
暖暖的。请看
明日日本栏。

十日谈

人在旅途

责编:吴南瑶